

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的语言分析

黄岳洲

《伐檀》《硕鼠》均选自《诗经》的魏风。魏风是流传在魏地（今山西省西南临汾、曲沃一带）的民间歌谣。《伐檀》是劳动者伐木时唱的歌，作者对奴隶主的不劳而获加以冷嘲热讽。《硕鼠》也是一首反剥削反压迫的战斗之歌，作者运用通俗而又贴切的比喻，愤怒控诉了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，并且明确表示要“逝将去女（汝），适彼乐土”。当然，在无比残暴的奴隶社会，逃亡其实只是一种幻想，却也有力地显示了劳动者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方式。这两首诗语言明白晓畅，风格刚健朴实，可谓古风语言之宗。下面各择一章试作语言分析和翻译。余可类推。

一、伐 檀

第一句：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。

〔说明〕1）连贯式复句。把檀树砍下来，再放到河岸上，两事相承。这首诗出自劳动人民之口，是劳动者的呼声，主语就是作诗的劳动者，因自述而省略。

2）“坎坎”是复迭式象声词。记录声音的词形体跟意思没有连系。象声词重迭产生的修辞作用是使得所描绘的声音更有节奏，因而更为形象生动。这个词作动词“伐”的状语。

“伐”，《说文》“击也”，从“人”持“戈”，原义是“攻伐”，这里是“砍伐”，词义有了变化。这句译成现代汉语是：“坎坎地伐着檀树啊，把它放在河的岸上啊！”状语和中心词之间少不了要用结构助词“地”，动词“伐”的后面也须加上表进行时态的助词“着”。

3）“兮”是语气助词。清朝陈仅《鬲烛胜存》卷三：“古人声缓，多用语助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兮，语所稽也，从丂八，象气越出也。”说的是表语气之舒缓。“丂八”就是反丂，

《说文》：“丂，反丂也，读若阿。”孔广森《诗声类》卷七阴声一附说“兮”古音当读“阿”，实有所本。这个“阿”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“啊”。“兮”，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及古代一些歌谣中见到很多，经常用在句末。除本句外如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”

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也有用在句中的，如：“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”（《古诗》）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：“诗人以‘兮’字入于句限。”郭沫若读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（《离骚》）的“兮”有时如“啊”，音理已如前述；有时又同“乎”，有人不明究竟。其实“兮”在《说文》《广韵》都是“胡鸡切”，在“匣”纽；“乎”在《说文》《广韵》

都是“户吴切”，也在“匣”纽，原属双声。“兮”古读“乎”（“兮”在“齐”韵，“乎”在“模”韵，古音“齐”、“模”相通，参阅严可均《说文声类》上篇）。

4) “寘”一般认为同“置”，安放的意思。其实“寘”、“置”上古并不同音：“寘”在“照”纽质韵，“置”在“知”纽“职”韵。二者词义也有区别：“寘”只用于“安放”义，除本句外又如《诗经·周南·卷耳》有“寘彼周行”。“置”除有“安放”义还有其他意思。这样，“寘”、“置”并非同字。新编《辞海》语词分册说“寘”是“置”的异体，恐昧所本。“寘之”是使之寘，这样用法的“寘”字是使动词。

5) “之”是代词，这里伐檀树。“之”可以指物，可以指事，也可以指人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它”或“他”，而且不分单数复数。

6) “干”在“见”纽“寒”韵，“岸”在“疑”纽“翰”韵即“寒”韵之去。“见”、“疑”二纽同属古牙音（舌根音），可证“干”就是“岸”，“岸”也从“干”声。杜甫诗《有客》有“漫劳车马驻江干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岸，水涯而高者。”“河之干”是偏正词组，这里作补语，补充说明“寘”的地点。分析语法结构时可以说它前面省略介词“于”，但并非一定要补上。这种用法的“于”省与不省常决定于意思所着重的程度和音节的多少，亦即决定于修辞的要求。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（《晏子将使楚》）前面没有“于”后面有“于”，为的都是七字句。

7) “寘之河之干”的第二个“之”字是结构助词，相当于现代语的“的”字。如果把“之”译成“的”，“干”就要译成“岸上”，而不光是“岸”，这里一定要用复音词。“之”字常见的两种用法这里都出现了，这两种用法最初有连带关系，就是说，结构助词是代词的虚化。“寘之河之干兮”也可以译成“把它放在河那个岸上”，或“放它在河那个岸上”，但嫌死板些，以译成“把它放在河的岸上”为顺适。就现代汉语而论，“之”字的两种用法可说不相关涉，须要把它们看成两个词。

第二句：河水清且涟漪。

〔说明〕1) 联合式形容词谓语句。有的书上把本句跟上句组合成一个有三个分句的连贯句。

2) “清”是清澈，形容词。“涟”是由名词转成的形容词。毛传：“风吹水成纹曰涟。”“清”、“涟”同作谓语，描写河水的情状。“涟”或作“澜”，《尔雅·释水》引作“河水清且澜”；或作“澜”，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“澜或作涟”。这样看来，当按《尔雅·释水》的解释“大波为澜”。《释名·释水》“风吹水波成文曰澜，澜，连也，波体流转相连及也。”又可证本句的“涟”就是大波泛起的美丽的花纹^①。

3) 并列的形容词，文言多用“且”（用“且”往往是并列中含有递进义）或“而”来

① 其实涟、澜、沦、流只是写法不同，音义是相同的，都是水波。下章“河水清且沦漪”，“沦”就是“涟”，只是《尔雅·释水》说“小波为沦”。

连接。例如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刘淇《助字辨略》说“且”是“两务之辞”，即单表连接。这样，“河水清且涟漪”译成现代汉语是：河水又清澈又有美丽的波纹。

3）“猗”，音义同“兮”，语气助词，古音也读如“啊”。《书经·秦誓》“断断猗”，《礼记·大学》引作“断断兮”。“兮”在“匣”组“齐”韵，“猗”在“影”组“支”韵。“匣”组有人看作浅喉音，跟深喉音“影”组同在喉音。远古无分深浅，今吴语“系”xì读为yì，“校（长）”xiào读为yào可证^①。“猗”在“支”韵，“兮”在“奇”韵，“支”、“齐”相通不须证明。清王筠《菴友蛾术篇》上卷12页认为“兮、猗二字可合为一”。孔颖达疏《书经·秦誓》：“猗者，足句之辞，不为义也。”后人不管“猗”字同“兮”，把“涟漪”连在一起当作一个词儿，甚至用类比的谐声方法写成“涟漪”，实与原义不符。新编《辞海》语词分册就有“涟漪”一个条目，并引《吴都赋》“濯明月于涟漪”为证，可算约定俗成。

以上二句作为起兴以引进下文。自然景色是这样的美好，但人间社会又多么不平！

第三句：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

〔说明〕1）因果式复句。第一分句表示理由，是编句，第二分句表示结论，是正句。正句是反诘问句，“不应取三百廛”的意思。同样的意思，用反诘问比平常的肯定或否定语气更有力量。反诘问的形式跟问句相同，所以句末用问号。主语指盘踞高位的人，就是第四句里的“尔”，可以称作蒙后省。

2）“稼”是种植，“穡”是收割。“不稼不穡”是由两个偏正词组构成的联合词组作谓语，译成现代汉语须加连词，就是“既不种植，又不收割”，或“又不种植又不收割”。

3）“胡”同“何”，是询问原因的疑问代词，多用于反诘问句，等于“为何”。相同的用法又如：“胡不见我于王？”（《墨子·公输》）本句的“胡”宜解作“为什么”，下句的“胡”宜解作“怎么”，因语言环境差异而有着翻译的变化。“一夫所居曰廛”，“三百廛”是数量词，作“禾”的谓语。本句，孔颖达疏：“云汝不亲稼种，不亲敛穡，何为取禾三百夫之田谷兮？”孙诒让《周礼正义·遂人》：“《诗》所云‘三百廛兮’者，自是三百家之税。”这句译成现代汉语是：“为什么取得三百人的好谷物呢？”（《说文》：“禾，嘉穀也。”）或说“三百廛”就是“三百缠”，也就是“三百束”。

第四句：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？

〔说明〕1）因果式复句。第一分句的主语还是“尔”，因蒙第二分句的领属性定语而省；第二分句的主语是作诗者自己。

2）“狩”的本义是打猎，后来特指冬天打猎，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有“冬狩”的说法。在本句，“狩”、“猎”共用，既为强调又有避重（chóng），这是诗的语言艺术。上句“稼”、

^① 章太炎《国故论衡》的《古双声说》，把喉音、牙音合在一起讨论。

“穉”其实都指种田，修辞手法同本句。穷本究源的训诂有时反而不能确切地释义。

3) “瞻”的宾语“尔庭有县貍”是主谓结构。“庭”是“堂”的前面，因此容易看到，这也是用的本义。“县”同“悬”，声符见义，如同上文的“干”就是“岸”，古人王圣美称为“右文”见义（见《梦溪笔谈》），古代汉语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，很值得注意。“貍”读 huān，一种象狐狸的小兽。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：“今栖霞人呼貉为貍，貍、貉音相转也。”

“县貍”译成现代汉语是挂着的貍子，结构助词“的”字不能省。文言里动词直接修饰名词的又如：“野有饿莩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

4) “尔”就是“你”或“你们”。早期文言里，代词没有复数的表示方法（中古文言有时有“等”、“辈”、“侪”），一个“尔”有时是单数，有时是复数，有时又是既可单数又可复数。清朝顾观光《武陵山人杂著》说“尔、汝为轻贱之称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有“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，则义不可胜用也”。本句，诗人对奴隶主称“尔”，足可见出蔑视的神态。

“尔”为什么等于“你”？章太炎作《古音娘、日二纽归泥说》，指出“日”“娘”二纽原在“泥”纽。“尔”古音就读入“泥”纽，“亻”旁是追加的。清朝黄生《字诂》：“尔，古或借‘尔’，或借‘汝’，或借‘乃’，或借‘若’，或借‘而’，方土不同各取其声之相近者耳。”

5) 这句译成现代汉语是：“怎么看到你的堂前有悬挂着的貍子呢？”“瞻”不能译成“看”，而要译成“看到”，文言的一个动词到了现代语里，有时相当于一个动补结构。

6) 三、四两句结构相同即用排比方式来斥责奴隶主，显得整齐有力。但第三句是从农业说，本句是从狩猎业说，农业和狩猎业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两项主要的生产活动，诗人从这两个方面来揭露统治者的不劳而获。

第五句：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

〔说明〕1) 单句。因为主语后面有个“兮”表示舒缓语气，就用逗号点断一下。“君子”在《诗经》时代，本是贵族的一般称谓，《白虎通》卷一上：“君子，通称也。”又，“子者，丈夫之通称也。”《说文》“君，尊也”，“君”字的意思是大人物在发号施令。本句的“君子”泛称统治者，并非指有德行的人。“彼君子兮”的“彼”字是个远指指示代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那”或“那些”，也没有单复数的标志。上古汉语用“彼”来指人往往含有轻贱不恭之义。这个“彼”正显示了诗人对“君子”的憎恨。相同的用法如：“彼可取而代之”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。这是项羽小看秦始皇的口气。

2) “素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白致缯也，从系，取其泽也。”就是有光泽的白色的丝织品。引申为“白白地”，是副词了。“餐”是动词，作“吃饭”讲。这句译成现代汉语是：“那些大人先生啊，可不是白白地吃饭啊！”或者把“不”看成发声词，“不素餐”就是“素餐”，清朝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22有“不戢，戢也”，《小尔雅·广训》有“不承，承也”。

“素餐”被用在“尸位素餐”一个成语里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5) 章法上，末一句点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刺统治阶级不劳而食，剥削人民。

6) 从押韵看,“檀”、“干”、“餐”在“寒”韵,“涟”、“廛”在“仙”韵,“鼯”在“桓”韵,主要元音都是a,韵尾都是n,严可均《说文声类·元类》说以上诸韵“古音合为一类”。

二、硕 鼠

第一句: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!

〔说明〕1) 单句。这句把奴隶主比作“硕鼠”,本体省去只见喻体,即修辞学所谓借喻。“硕鼠”是称呼语,不要看作主语。说话之前先呼对方的名字,让对方注意我们的说话,这叫做称呼语。称呼语的特点是离开句子组织而独立存在(单用时是独词句,跟其他句子连用时是独立成分),多数用于疑问句和祈使句中。有时把动物或别种东西人格化,如本句的“硕鼠”就是。“硕鼠”是大老鼠,“硕”的本义是“大头”,引申为“大”。或说“硕”是“鼯”的假借字,《尔雅·释兽》:“鼯鼠……头似兔尾有毛,青黄色,好在田中食粟豆。”诗人拿它来比喻盘踞高位的剥削者,所以下文用人称代词“女(汝)”来称代它。

2) “硕鼠硕鼠”重迭,为的是加重语气。诗人对盘踞高位的剥削者憎恨至极,禁不住一次再次地呼他们为“硕鼠”。这种结构形式译成现代汉语是“大老鼠啊,大老鼠啊!”

3) “食”本是“集米而成食”(按《说文》段注),引申为“饭”,又孳生动词义“吃”。这里是使动词。“无”同“毋”或同“别”,表示禁戒。“无”、“毋”是轻唇音,音义同“别”。“别”是重唇音。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提出古无轻唇音,轻唇音读重唇音。懂得了这个规律,可以大大加快学习文言虚字的进程(请参阅拙撰《文言虚字声类义训一览表》,见杭州大学《语文战线》77年第6期)。“无食我黍”是祈使句,具有很强烈的命令语气,所以句末未用感叹号。祈使句往往不必说出主语来,属于对话省略。“我黍”就是“我之黍”。“我”与“黍”的关系同《伐檀》“河”与“干”的关系一样。那里用了“之”字,这里不用,为的是注意字数以调剂音节,形式整齐就使语气坚定有力。郭绍虞先生曾经指出汉语音节在表达上具有特殊功能(《复旦学报》78年第1期)。如果安个“之”字,便破坏了语势失却了作用。本句译成现代汉语是:“(你)别吃我的黍子!”

第二句:三岁贯女,莫我肯顾。

〔说明〕1) 转折式复句。第一分句的主语是“我”,因自述而省略。“贯”的本义是穿钱的绳索,引申为一直如此从不改易。“三岁贯女”即“三岁贯于女”的省略式,亦即三年一贯是在你身边。毛传注“贯”为“事”也,也就是三年来侍奉于你。又,《汉石经》作“三岁宦女”,这是假借字,“宦”古读如“贯”,同在“见”纽。“三岁”是表示时间段落的词组,用在动词“贯”的前面,这是文言的基本结构形式,译成现代汉语要挪到动词后面成为“侍奉了你多少年”(“三”概言其多)。但在否定句里,无论文言还是现代语,表示时段的时间词一般都放在动词前面,如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(《诗经·王采》),译成现代汉语是“一天没有见到,如同(隔了)三年啊”。“女”在“泥”纽,就是“汝”,“汝”今在

“日”组古读也在“泥”组（请参阅《伐檀》第四句的说明（4））。“汝”本水名，从“女”声，后人借用为“女”，从后期文言看，“汝”兴而“女”废矣。这个“女”译成现代汉语，可以是“你”，也可以是你们，缺少数的语法范畴，只能由语言环境来体会。语言总是一天天地向着简明的方向发展，现代汉语里代词有着明显的语法标志，比文言进步多了。

2）文言的否定句，宾语如果是代词，就处在动词前面，紧接着否定词。这是古今汉语语序不同的一种情况。唐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：“‘不我遐弃’犹云‘不遐弃我’，古人之语多倒。”我们不这么看。因为如果是“倒”，就必然有常式的“顺”，古汉语中所谓常式的“顺”却是极少见的。“莫我肯顾”就是“没有人肯顾我”，“莫”是一个全称否定代词，等于说“无……者”或“没有……的”。相同的用法如“国无人莫我知兮”（《离骚》），“无人”就是“莫”，是语词复用形式。这句译成现代汉语是“国内没有人，没有人了解我啊！”文言的这种句式，动词前面除有否定词外，有时还有能愿动词。本句有“肯”，又如：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“顾”，《说文》“还视也”，就是“回头看”，这里正是用的本义。“莫我肯顾”是“没有人肯回头看看我”。

第三句：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

〔说明〕1）连贯式复句。主语“我”承上句省。“逝”，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“发声也”，是句首语气助词，没有实在意义，只用来凑足一个音节。古人发音远不及我们今天清晰，有不少所谓话搭头。或说“逝”是“誓”，是通假字，就是发誓。“将”不只表将来式，更表意愿，就是“将要”。《诗经》毛传：“将，愿也。”（《氓》有“将子无怒”，这是纯然的动词。）《曹刿论战》“公将战”的“将”也作“将要”讲。但现代语的“将要”不一定表意愿，因此“逝将去女”译成现代语是“想要离开你（这个地方）”。

2）文言的“去”和现代汉语的“去”用法不同。现代汉语的“去”相当于文言的“往”。现在说“去北京”，文言要说“往北京”。文言的“去”恰恰和“往”相反，作“离开”讲，《说文》：“去，人相违也。”上古汉语，“去”的反义词并不是“来”（“往”的反义词才是“来”）而是“就”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有“同生死，轻去就”。大概到了汉朝才产生了当“来”讲的新义，例如：“招之不来，挥之不去。”（《史记·庄助传》）这样的转变叫做“反义为训”。一说“去”作“去除”讲，是使动词。“去女（汝）”就是把你去除掉。这是从“去”的本义引申出来的新义。这样讲，诗的主题就更为积极了。

3）“适”的古音义同“至”，同“之”，同“抵”，同“到”，是说从这里到那里，他动词，后面必须有地位宾语。“适”和“往”的分别是：“往”的后面可以不说出所往之处，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之什》）；“适”字后面必须说出所往之处，除本句外又如：“子适卫，冉有仆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“往”等于现在的“去”，“适”等于现在的“到……去”。“适彼乐土”是到那个乐土去。“适”的反义词是“去”，一“去”一“适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第四句：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

〔说明〕1) 连贯式复句。第一分句是一种独词句。这种独词句不分主谓，因特定环境以事物为说明对象，相对说来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。“乐土乐土”是由两个定名结构构成的句子，有条件作为复句的一个分句。因为第一，它可以离开第二分句而独自成句；第二，它是用以列举客观存在的事物，并且具有描写性质。现代汉语也有类似句式，如：“蓝天白云，歌声嘹亮。”（《解放军文艺》73年第1期36页）“乐土”是诗人所憧憬的安居之所，重迭一下越发把诗人喜悦的心情突显出来了。何休《春秋公羊传·定公八年》“彼哉彼哉”解诂：“再言之者切遽意。”

2) “爰”，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卷六十二：“爰，曰也，发语词也。”更早的注释见于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爰，粤，于，曰也。”“爰”、“粤”、“于”、“曰”都在“喻”组三等或称“云”组；“爰”在“元”韵，跟在“月”韵亦即“魂”韵之入的“于”、“粤”、“曰”相通：可以把这组字看成一字异体。“爰得我所”就是“得到了我的安身之所。一说“爰”作“于是”讲，“爰得我所”是“于是得到了我的安身之所”。

3) 章法上，本句是这首诗的主题所在，亦即去离暴政，追求新生。

4) 这首诗语言质朴，感情真挚。由于诗人长期蓄积了愤怒的情绪，对奴隶主深恶痛绝，因而语句简短干脆，而且主要用的上声韵。这样的炼字用韵，读来就不是悠扬高亢，神意自得，而是音调迫切，有搏击感，确乎是内容跟形式统一的艺术真品了。

（上接第83页） 在进行复习时，鉴于内容多、时间紧，是否可以分作三步：第一步全面复习，即把六本书一册一册地、一章一节地过细温习；第二步系统复习，即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，把所学的知识按问题编辫子、系统化；第三步重点复习，即在横的全面复习和纵的系统复习的基础上，把古今中外历史融汇贯通，对重要的历史知识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进行重点复习。同时要妥善处理讲和练的关系：全面复习时要边讲边练，以讲为主；系统复习时，要又讲又练，讲练并重；重点复习时要精讲精练，以练为主。在整个复习过程中，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狠下功夫，把注意力放在巩固历史基本知识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上，不要猜题和死记硬背。此外，在高考复习时，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，随时纠正学生的错别字。

“早起鸟啼先，夜眠人静后”。这是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的联句。广大同学都在起早睡晚，为了我国早日实现“四化”、听凭祖国挑选而顽强地学习。我们应在总结去年高考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，搞好高考复习，使得应届考生取得较好的复习效果。广大应考的同学，只要勇于进取，善于学习，勤奋攻读，折而不挠，是一定会取得优良成绩的！

（本稿承郑树民同志等提供宝贵意见，谨致谢意）